



端午节怀古

(外一首)

■王仙荣

艾草飘香酒满樽，
汨罗江畔祭斯人。
楚王应悔当年事，
一曲离骚几断魂。

鹧鸪天·观荷随想

夏赏池塘万朵莲，轻舟一棹水云间。风摇绿伞鸳鸯浦，日映红蕖蝴蝶天。
思往事，叹流年，人生若梦亦修禅。铅华洗尽尘难染，归去来兮已惘然。

麦兮魂系辞

■尚纯江

五月之末兮，冬麦初熟
四野茫茫兮，如珠如璜
极目远眺兮，金色万顷
婆娑起舞兮，如波如浪
此系嘉禾兮，名列五谷
诗经有颂兮，其史悠长
秋种夏收兮，北方丰产
黄淮之地兮，小麦首倡
寒露播种兮，精耕细作
勤勤耕耘兮，耒耜成行
秋冬冬临兮，万物凋敝
万木萧瑟兮，唯其碧裳
凛冽风寒兮，不改其色
大雪飞扬兮，冬眠其床
餐风宿露兮，不坠其志
腊梅迎春兮，返青物长
润物无声兮，风调雨顺
一喷三防兮，拔节灌浆
农人之望兮，谷雨小满
布谷鸣啾兮，小麦泛黄
捻粒咀嚼兮，麦熟在即
磨镰碾碾兮，碾场腾仓
挥汗如雨兮，起早摸黑
蚕熟一时兮，麦熟焦芒
焦麦炸豆兮，勿误农时
抢收抢种兮，颗粒归仓
芒种三夏兮，且忙且喜
田畦空旷兮，新麦面香
秸垛如菇兮，环村群绕
播种秋禾兮，新麦得尝
而今夏收兮，大多翁媪
青壮男女兮，打工远方
且喜机收兮，一日百亩
机器隆隆兮，勿需造场
一日归仓兮，麦收几何
一亩千斤兮，毫不夸张
吾念故土兮，生长之地
小麦吾魂兮，其德张扬
全身皆宝兮，麦糠秸秆
滋养万民兮，岂敢有忘
敢秉拙笔兮，赋辞一首
歌以咏麦兮，魂系家乡

明云姨走了

■方珍

“五一”前夕，听母亲说明云姨因病去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顿生无限伤感，脑海里浮现出明云姨年轻时的音容笑貌：中等个头，端庄大方，笑声爽朗，步伐轻快。

明云姨和母亲是淮阳县刘振屯乡尚庄的同姓姐妹，又都嫁到了新站集上，且是只隔一条路的对门邻居。所以，我对明云姨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即便这样，但我与明云姨的交集并不多，对她的印记只定格在童年时代，和她的两个女儿是玩伴，两家经常一起去尚庄走亲戚。上中学后，我几乎没见过明云姨。明云姨一生三女一男四个孩子，过着平凡的生活。明云姨的大女儿青比我大两岁，二女儿义珍比我小两岁，老三永刚是男孩，老四叫马萱。我和青、义珍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跳皮筋、跳大绳、踢毽子、躲猫猫、跳房子……还一起拔过草、看晒粮、拾过麦、剥玉米……我们也曾争吵过，但因两个母亲的关系，都劝说我们姐妹的关系和别的小孩不一样，要知道亲，很快我们就和好如初了，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青和义珍不仅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最羡慕青和义珍的是，明云姨总能为她们做一日三餐，并能陪伴她们，而我常常见不到母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你为啥那么忙，明云姨就能按时给她的孩子做饭，我却见不到你的身影？”母亲笑了：“家里的条件不一样，我想多挣点工分贴补家用……”我似懂非懂，但知道了母亲的不易和生活的艰难。我更羡慕青和义珍的是，明云姨忙碌的时候，青和义珍的姥姥能来陪伴她们，她们兄妹围在姥姥身边的画面在我

眼里很温馨，那是一个幸福的场景。每次过节走亲戚时，都能见到她们的姥姥和姥爷去接送的情景，我很是难过自己没这福气。也曾和母亲闹着让我姥姥来我家，没想到却触到了母亲的痛处，母亲看着我默默流泪，我才知道我的姥爷去世早，姥姥在不记事时就去世了。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生离死别，却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见到姥姥和姥爷了。

和明云姨家不相同的陪伴，让我似乎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过早地感知了死而不能相见的悲痛。我莫名地有了要好好让父母活着的想法，所以，年幼的我常常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认为那样父母就会少些负累，能健康地活得长久一些。明云姨常在青和义珍面前夸我乖巧听话，可她哪知道我的心思，我只是不想让父母因生气有病而过早地死去，将来我的孩子可以像青和义珍一样有姥姥和姥爷的陪伴。就这样，我莫名地成了孝顺的女儿，但父母并没有少为生活奔波劳碌，身体也是积劳成疾，常常不断针药，我也是无能为力消除他们身体的病痛，只是尽量让他们开心，减少他们的痛苦。尽管父母病痛不断，但还能生活自理，陪伴在我们兄妹身边，这是我们兄妹最大的幸运。

记忆里，我上初中后，只顾忙着学业，就没再和青、义珍碰过多少面，我的高中生活是在县城度过的，期间几乎未和她俩谋过面。高中毕业后，听说青姐早已出嫁了，婆家光景不错，女婿也很疼爱青姐，很为青姐的幸福归宿而高兴。我上班后有一次回老家，正好赶上淮阳县城为义珍“添饭”，也就是谁家添小孩后，

娘家人要给出嫁的女儿送鸡蛋、挂面等食品补身体，给出生的小孩送穿的用的物品，在我们老家就叫“添饭”，也叫“送啥吃”。当时，母亲有事去不了，正好我也想去见见青和义珍，就跟着去了。那次，我见到了青和义珍，也见到了她俩的儿女，既为她俩的幸福美满而高兴，也为时光过得太快而感慨，一转眼，一起玩耍的姐妹都成家当母亲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怀念儿时的玩耍时光，青和义珍给了我快乐的美好童年。长大后，我们都各自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着，明云姨家先是搬到了粮库对面，和我家没隔多远，后来又搬到了家乡的北小关，我们一家也辗转搬到了周口。生活隔开了我们的距离，但没隔开我们的情谊，我们常常打听彼此的近况，只是再也回不到过去。

我家和明云姨家之间的那条路确切地说没有名字，那是一条南北路，南边连着大沙河，北边连着粮库，路两边生活着马姓、方姓、李姓的回族人家和彭姓、毛姓、刘姓等汉族人家，回汉两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在那条路上演奏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演绎着人生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也演绎着娶媳嫁女的美好故事和勤奋劳作的多彩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怀念家乡，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也常常想念家门前的那条路，想念那条路上生活的乡邻乡亲……如今，那条路上的许多老人和明云姨一样载着我的童年远去了，也载着他们在那条路上颠簸的生活远去了……我感慨回得去的故乡、回不去的童年，默默祝愿逝去的乡邻乡亲在天堂安好，也祝福我的活着的乡邻乡亲安康幸福！

故里春雨

■程方

油”，足以见证春雨的弥足珍贵。每年过了雨水季节，春雨或多或少便如约而至，洋洋洒洒之前大多不造声势，不会有霹雳惊雷，没有燥热难耐，没有大风打头阵，没有黑云压顶，生性本分，轻轻柔柔，像是性格内向不爱惹事儿的孩子。

春雨很会照顾农家人的生活情绪，留下足够的机会，让农家人收足了烧锅用的柴火，收回晾晒的细软织物，甚至要等到在农田劳作的人们从容回到家中她才姗姗来迟。

春雨质地绵软，像蚕丝；手感滑润，像油滴。就那样不事张扬，默默地下着，落在农家瓦楞上，渐渐地湿润了，之后便聚成流痕，顺着瓦垄点滴下来，砸到屋檐下的泥土里，才会听到有“噗噗嗤嗤”的微弱声响。那是春雨的手指，弹奏着大地的琴弦，这声响有着很协调的节奏，像是演奏一曲永不落幕的美妙的立体声乐，不是天籁，刺激着农家人的听觉神经。那乐声连着农家人的心，连着农家人的梦。低头再看屋檐下的泥土，已经形成了等距

离的小水坑，水坑里的水在雨滴的不断敲击下，像音符一样不停地跳动。

春雨落在身上并不显得彻骨冰凉，所以农家人并不在乎春雨落在身上，常常有人不带雨具，站在大田边上独自微笑，这不就是宋代词人晏几道所描写的“花落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场景一角吗？

也许北方的冬天燥气偏重，农家人的血脉本就连着那里的土地，春天来了，他们的心里一样急需连绵春雨滋润，越透彻越好。

春雨之中，大田里的颜色也逐渐分明起来，黄褐色、油绿色、金黄色，像是一幅配色绝佳的画卷，成为远离城池、远离喧嚣、远离扬尘、远离坚硬轮廓之后的最净美的风景。

封闭了一个冬天的心，几近寂寞干涸，经不得春雨的滋润，更经不得故友捎话的撩拨。凝望着游丝一样的春雨，终于在被缠绕中静下心来，我决定驱车西指，找故友分一杯春雨中的美好。